

錢鍾書論學文選

錢鍾書著 舒展選編

第五卷

花城出版社

钱钟书 著 舒展 选编

錢鍾書論學文選



第五卷

花城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 广州

书名题字：杨 绛
装帧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黄伟经
责任技编：赵 琪

钱钟书论学文选

（第五卷）

钱钟书 著

舒 展 选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3插图 280,000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3次印刷

平装印数 10,261—15,260册

ISBN 7-5360-0601-2/I·546

平装定价：8.70元

第五卷 第四编

赏 析 论

DC 66/26

目 录

一、诗分唐宋	1
二、黄庭坚诗谈屑	6
三、黄遵宪、王国维诗	28
四、八股文体探源	34
五、李贺诗谈屑	41
六、宋人论韩愈	63
七、韩愈与老僧大颠	71
八、王安石用韩愈诗	77
九、王安石诗谈屑	89
一〇、朱熹论王安石和苏轼	105
一一、辨奸论	108
一二、朱熹与文艺	110
一三、陶渊明诗显晦	117
一四、张籍诗	124
一五、赵孟頫诗	127
一六、王士禛诗	132
一七、竟陵派诗	135
一八、王士禛朱彝尊论诗	154

一九、弹丸与活法	162
二〇、梅尧臣诗论屑	168
二一、陆游、杨万里诗谈屑	184
二二、赵翼诗及其诗论	219
二三、龚自珍诗论屑	222
二四、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家交谊	230
二五、明清人师法宋诗 桐城诗派	234
二六、元好问诗论屑	248
二七、元好问论江西派	266
二八、杜甫七律风格及后人学杜	281
二九、钱载诗	286
三〇、清人论钱载诗	315
三一、《随园诗话》漫评	320
三二、诗中用人名地名	406
三三、庾信诗	416

一、诗分唐宋

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而力持异议，颇不乏人。《苏平仲文集》卷四《古诗选唐序》论杨士弘《唐音》体例不善，早曰：“盛时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异乎十三国风、大小雅之所以为正变者”云云。已开钱牧斋《有学集·唐诗英华序》之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士弘手眼，未可厚非，其说亦为北宋以来常论。参观《管锥编》一五五三页。俞文豹《吹剑录》曰：“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元、白白之瑰奇，无此力量。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衰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也。”称“中唐全盛”，正谓作者处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则唐诗之“盛”。区别井然。叶横山《汪文纠缪·唐诗正序》曰：“就初而论，在贞观则时之正，而诗不能反陈隋之变”；亦此旨也。

左仁、周贻朴同辑黄周星《九烟先生遗集》卷一《唐诗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有今年而无明年。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犹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不得谓夏劣于春，冬劣于秋也。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于今冬耶。”则另明一义，而笔舌恣肆可喜。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故姜西溟《湛园未定稿》卷四《唐贤三昧集序》，即诘驳牧斋，谓：“四唐不可以作诗者之年月论。如毛诗作诵之家父，见于桓公八年来聘、十五年来求车，为周东迁后人，而其诗不害为小雅。黍离行役之大夫，及见西京丧乱，为周东迁前人，而其诗不害为王降而风”云云。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风格之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旨。犹夫英国十八世纪女主（Queen Anne）临朝，而其一代词章，乃号罗马大帝时代文学。当时文坛主监为安迪生，而身后论定，竟被十九世纪女主时班首之称。固知

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德诗人席勒（Schiller）有论诗派一文（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叶横山《原诗》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蒋心馀《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征》篇），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叶横山《原诗》外篇卷四论何大复与李空同书讥李诗“入宋调”曰：“李不读唐以后书，何得有宋诗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将未尝寓目，自为遥契吻合，则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尽非耶。”即谓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故旷世而可同调。圣佩韦好言“精神眷属”（les familles d'esprit），近世德国谈艺言“形态”（Morphologie）者别作家才情为二类（intellectus archetypus, intellectus ectypus），亦有见于斯也。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异，心声亦

以先后不侔。明之王弇州，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剜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于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读书后》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径以苏接杜，识见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东坡“闻道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一皆记弇州临歿，手坡集不释。要可征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有：“拯挽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拙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若陈抱碧、程十发辈，

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当时亦早有。如戴曷《东野农歌集》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镂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岂日强生区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抔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可以破东野之惑矣。

又按孙毓《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李于田论文书》论王世贞曰：“凤洲气脉本出子瞻，稍杂以六朝，后乃稍饰以庄左及子长。俊发处亦仿佛近之，然终不纯似。自谓出《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则王氏老去手《东坡集》不释，晚岁之归依，正敦少年之宿好耳。《文子·道原》所谓：“求之远者，往而复返。”明承唐宋，法后王其事顺，法先王其势逆。前后七子始必顺流从时，继乃逆流复古。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中《康公神道碑》曰：“喜唐宋韩苏之作，尤喜《嘉祐集》。”康海之初法老泉，犹世贞之本出子瞻矣。又按戴东野此诗亦见清初邵湘南陵《青门诗集》卷一，题为《疏园集自题》，只“不用”作“安用”，差一字而已。将无心之暗合，抑张胆之豪夺，“性情无今古”异，词句遂人我共乎。

二、黄庭坚诗谈屑

按李小湖《好云楼二集》卷十四《杂说》亦言之。然似以何颙为最早，《义门先生集》卷五《与友人书》曰：“二十年前曾尝宣城琴高鱼，始知山谷‘春网荐琴高’之句善道土风，而已苍驳之为过。后见赵与时《宾退录》亦载之”云云。已苍、冯舒也。○原补十一、按《好云楼二集》卷十五《杂说》亦谓“巴西是秦西”之误。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九《书居易录卷十二、十三后》云：“《韩非子》作‘秦西巴’，《说苑》则作‘秦巴西’，鲁直自用刘子政说，非趁韵。”是也。窃谓《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徐氏二子祝词》曰：“得魔授秦巴西”，复曰：“巴西之罪，贤于乐羊之功。”散文初无韵须趁，愈征其诗句之本《说苑》矣。○原补十五、按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亦谓《走马川》起句，“行”字是衍文，此诗逐句用韵，每三句一转韵，通体一格；若加“行”字，不词甚矣。○原补二十二、按李端叔与山谷善，坐草范纯仁遗表，编管太平州。其《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九《跋山谷二词》，即《木兰花令》也，尤资证验。略云：“当涂自山谷留章句字画，天下交口

传诵。如苏小、真娘、念奴、阿买辈，偶偕文士，一时笔次夤缘，以至不朽。欧与梅者，又幸之甚者焉，皆当涂官妓也。”《能改斋漫录》卷一七载山谷此词有自批云：“欧梅当时二妓。”方虚谷《桐江集》卷一《送白廷玉如当涂诗序》亦谓：“黄鲁直作郡九日罢，为大梅、小梅、欧靓赋风月诗。”○《王充道送水仙花》：“山矾是弟梅是兄”；天社注：谓山矾即珣花。按为卉植叙彝伦，乃古修词中一法。其称“兄弟”者，如《吕氏春秋·辨土篇》：“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杨诚斋《菱》云：“鸡头吾弟藕吾兄。”杨无咎《水龙吟》赋木樨云：“友兰兄蕙，与桃奴李。”《亢仓子·农道篇》全袭之。《淮南子·俶真训》：“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又如其不称男而称女者，如东坡《和陶和胡西曹应顾贼曹韵》：“宁当娣黄菊，未肯姒戎葵。”黄莘田《秋江集》卷三《夜来香》第二首云：“好个通家女兄弟，珍珠兰蕊素馨尖”，反用元遗山《德华小女》诗之“好个通家女兄弟，海棠红点紫兰芽”。若吴梦窗《江南好》云：“好结梅兄矾弟，莫轻侣西燕南鸿”，则径本山谷此诗矣。○原补二十五、按摩诘《送方尊师归嵩山》云：“山压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较甌北所引摩诘一联更切。原补舍引少陵、义山、香山及北宋数家而外，繁而赘，挂而漏，皆削去。○原补二十六、按李方叔《济南集》卷二《德麟约游西山》云：“君诗如齐楚，凛凛两大国；吾诗比邾滕，惴惴甘服役。”李赵皆苏门，此篇正仿黄之颂苏也。许月卿《先天集》卷五《暮春联句》第六首云：“楚诗无国风”，自注：“山谷云云；十五国风无楚诗，盖外之也。”与史绳祖之说合，观此集《附录》下《山屋先生行状》，史屡致书起许就官，则此说或亦契友之同声欤。○原补

二十九、按外集《赋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八章》第七首“万物逐波流，金石终自止”，青神注引《说苑·丛谈》云：“水浮万物，玉石留止。”○原补三十一、按韩子苍《陵阳先生诗》卷一《题李伯时画昭君图》，有《序》考论琵琶事当属乌孙公主，与天社注同。诗一起云：“春风汉殿弹丝手，持鞭却趁奚鞍走”，是画中明妃未尝怀抱琵琶，故“持鞭”曰“却”。王民瞻《泸溪集》卷一《题罗畴老家明妃辞汉图》，自注：“李伯时作丰容靓饰欲去不忍之状”；则临行惜别，亦未假四弦作离声也。○原补三十二，韦子骏《韦先生集》卷九《瘦驴岭》云：“登岭今朝叹瘦驴”；韦于山谷亦为前辈，却未误也。○黄知命《题驴瘦岭马铺》：“病人生入鬼门关”；天社注引班超“但愿生入玉门关”语，说之曰：“此借用。”按唐杨炎《流崖州》：“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班语乃终得首邱之奢愿，杨黄句则渐入瘴乡之绝望；班谓残生向尽，尚冀生还，杨黄谓忍死须臾，难逃死地。天社望文碎义，心知未安，曰“借用”者，为知命解嘲而实自解嘲耳。宋之问在桂州《与修史学士吴兢书》云：“心冯神理，实冀生还；关号鬼门，常忧死别”；下八字可笺释杨黄句。山谷《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第一首：“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天社注复引班超“生入玉门关”语，则合称矣。○原补三十七、按《晋书·夏侯湛传》载其《抵疑》一文，有云：“当此之时，若失水之鱼，丧家之狗。”玩其属对，“丧”与“失”互文同意，早读去声。《全唐文》卷三二六王维《韦公神道碑铭》：“君子为投檻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杜甫《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此二处“丧家”之“丧”亦即如夏侯文、黄诗之读去声。杜甫《奉赠李八丈判官》：“真成穷辙鲋，或似丧

家狗”，以“丧家”对“穷辙”，则“丧”又似从《史记》本义读平声矣。○原补四十三、按刘美中《欒溪居士集》卷十《跋葛圣功诗》云：“某闻之耆旧，元祐中，圣功试南宫，论周秦强弱不变之弊。东坡奇其文，置之高列；山谷曰：‘此某为太和令时，所与唱酬进士也。’因相庆得人。圣功由是名闻诸公间”云云。尤可纠《漫录》之误，和答《食笋诗》正所谓为太和令时唱酬也。《漫录》引圣功《竹轩》：“独拳一手支颐卧”，则径取昌黎《题秀禅师房》之“暂拳一手支颐卧”耳。○原补四十六、按元微之《酬孝甫见赠》第七首：“无事抛棋侵虎口，几时开眼复联行”；即指棋“眼”。皇祐中张靖撰《棋经》，其《洞微》篇第十云：“路虚而无眼”，《杂说》篇第十三云：“大眼可赢小眼。”张书在两宋当甚流行，故俗书如《事林广记》续集卷四即收之。棋“眼”亦必为宋时常语，而青神注似愤愤，可怪也。○原补四十九及五十、按光聪谐《有不斋随笔》丁所补二注皆与《困学纪闻》暗合。《题阳关图》：“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史青神注引香山诗“一声肠一断”，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谓用义山诗“断肠声里唱阳关”。按史吴两注，均局束字面。阳关三叠，有声无形，非绘事所能传，故曰：“断肠声里无形影。”然龙眠画笔，写惜别悲歌情状，维妙维肖，观者若于无声中闻声而肠断，故曰：“画出无声亦断肠。”即听觉补充视觉之理也（参见《管锥编》450页）。但丁诗言石壁上雕刻歌唱队像，人巧夺天，观赏时自觉眼耳网识相争，一言：“唱声无”，一言：“唱声有”（a due miei sensi/faceva dir l'un“ No,”l'altro “Si,canta”——*purgatorio*, X.59-60），正抉剖此境。王从之《淳南诗话》卷二云：“东坡题阳关图：‘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予谓可言声外

意，不可言意外声也。”东坡语意与山谷同，王氏未解诗旨。曹子建《七启》所谓“造响于无声”，可以断章焉。太白《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云：“寒松萧瑟如有声。”乐天《画竹歌》云：“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介甫《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余作诗》云：“暮气沉舟暗鱼罟，欹眠呕轧如闻橹。”东坡《韩幹马十四匹》云：“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放翁《剑南诗稿》卷八十一《曝旧画》云：“翩翩喜鹊如相语，汹汹惊涛觉有声。”楼大防《攻媿集》卷一《题龙眠画骑射抱球戏》云：“静中似有叱咤声，墨淡犹疑锦绣眩。”汤垕《画鉴·高僧试笔图》云：“一僧攘臂挥翰，傍观数士人咨嗟啧啧之态，如闻有声。”攻媿《墨淡》句别写一境，非听觉补充视觉，而视觉自力补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工用拓写》节云：“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郑毅夫《郾溪集》卷十八《记画》云：“纯淡墨画竹树黄雀者，虽墨为之，如具五彩。云僧贯休画。”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三十四《满江红·甲午宜兴赋僧舍墨梅》云：“犹赖有墨池老手，草玄能白。”王元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题石田写生册》云：“以浅色淡墨作之。吾家三岁儿一一指呼不误，所谓妙而真者也。‘意足不求颜色似’，语虽俊，似不足为公解嘲。”盖陈简斋《和张规臣水墨梅》第四首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臯”；弇州进一解，谓意足自能颜色具，即张彦远之说也。荷马史诗描摹一金盾上，雕镂人物众多，或战阵，或耕耘，有曰：“犁田发土，泥色俨如黑。然此盾固纯金铸也，盖艺妙入神矣。”美学论师赞叹为得未曾有，审美形似之旨已发于此两句中。窃谓攻媿、可斋等诗词断句，正复同耐玩索；墨梅之“草玄能白”，与古希腊人(philostratus)言白粉笔能画出黑人肖像，尤相映成趣。○

《送王郎》：“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天社注引杜苏诗句而论之曰：“工拙各异。”按《外集·寄忠玉提刑》：“读书头愈白，见士眼终青。”青神注引《王立之诗话》，与天社注仅数字异。盖天社实摭取王氏诗话，青神隐发其覆也。青神注《外集》，每若欲陵加天社《内集》注。如《内集·慈孝寺餞子敦席上》：“日永知槐夏，云黄喜麦秋。”天社注引欧阳公《诗话》载赵师民句：“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而《外集·奉送刘君昆仲》：“平原晓雨半槐夏，汾上午风初麦清”，青神注先引杜诗：“麦秋晨气润，槐夏午风凉”，然后引欧公《诗话》载赵句。此与《寄忠玉提刑》注，似均意在出天社一头。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壬驳欧公《诗话》，谓赵联袭杜诗，未省青神注已拈示之。又如《内集·效王仲至少监咏桃花》第四首：“海牛压帘风不开。”天社注引杜牧诗：“金槃犀镇帷。”而《外集·二月二日晓梦》：“海牛压风帘”，青神注：“海牛、犀也。《前集》有诗云：‘海牛压帘风不开。’盖用张君房《脞说》，萧学士梦中赋晓寒歌云：‘海牛压帘风不入。’前注偶不及此。”则明补天社注之阙也。天社引牧之句出《杜秋娘诗》，东坡《四诗词》之四：“夜风摇动镇帷犀”，正用其语。“海牛”即“犀”，“压帘”即“镇帷”，山谷避熟取生耳。○新补二、《柳困展如苏子瞻甥也，作诗赠之》第三首：“霜威能折绵。”天社注未道来历。按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九引《潘子真诗话》记山谷自言本庾肩吾诗：“清威正折棉”，复引《大人赋》等。窃谓合观张玉田《甘州》：“寒气脆貂裘”，可悟点化。○新补三、《咏雪奉呈广平公》：“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天社注引牧之《台城曲》：“整整复斜斜。”按窃意山谷或因刘叉《雪车》诗：“小小细细如尘间，轻轻缓缓成朴簌”，触机得法。前人此类叠字